

[日] 夏目漱石 著

陈宛瑜 李孟红 译

心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 万卷出版公司

心

[日]夏目漱石 著
陈宛瑜 李孟红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5·沈阳

© 夏目漱石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 / (日)夏目漱石著;陈苑瑜,李孟红译.—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2015.7

ISBN 978-7-5470-3631-0

I. ①心… II. ①夏… ②陈… ③李… III. ①长篇
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0552 号

本书译文由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经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字数:220千字

印张:9

出版时间:2015年7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胡利

版式设计:展志

ISBN 978-7-5470-3631-0

定价:28.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传真:024-23284521

E-mail: wanrongbook@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序 言

提起夏目漱石，读者多半会联想到《我是猫》这部脍炙人口的大作，至于未曾读过其作品的人，往往可以在坊间的日本书籍或刊物中发现夏目漱石的大名或是著作，笔者最初就是在日本的推理小说及漫画书中得知夏目漱石的，当时对于日本人信手拈来夏目漱石作品中的文句、思想，运用在日常生活的口语或行文中，曾感到十分好奇，这个问号在脑中盘旋多时，直到阅读《少爷》《三四郎》后沉浸于其魅力，也借机了解夏目漱石的生平及其在日本文坛的地位。

夏目漱石本名夏目金之助，生于一八六七年（庆历三年）二月九日，金之助身为家中幺子（排行第八）。夏目家在江户地方势力庞大，但在他出生前家道已逐渐没落，因此不受期待的幺儿出生后，一度寄养在别人家，两岁时便被过继为严原家的养子，此后因为养父母情感不睦以及养父的工作而经常迁居。十岁时才总算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然而这样的幸福日子极其短暂，父兄一向与他不睦，并对他浓厚的文学志向不以为然；母亲则在他十五岁时因病去世，于是金之助在十九岁时就离家开始外宿生涯。童年的遭遇对于金之助的心境及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从几部带着浓厚自传色彩的著作《少爷》《三四郎》《之后》《道草》等都可见其端倪。故事里的主人公多半有着良好的家世，却不受父兄重视，因此他们的心境往往孤独，很早就意识到要自力更生，但内心则无不渴求亲情的温暖。有人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作家因自身遭遇或基于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意识到真实世界的不完满，呕心沥血发而为文，才有感人的作品问世，但这份感动人心的力量往往来自于苦痛与不幸。回顾夏目漱石的生平，便知此言不虚。

青年时期的夏目漱石发奋向学，并洞悉英学为时代潮流，唯有精通英

语才能跻身社会精英阶层。二十三岁时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就读，成绩斐然，并不时发表学术论文，因此大学一毕业，他就在校长的推荐下，顺利进入东京高等师范任教，此后便一直担任教职，三十三岁奉教育部之命前往英国留学两年。

夏目漱石不以在英文方面的优异表现而自满，相较于明治维新之后，时人竞以西学为尚的举动，夏目漱石却以他原有的汉学及日文基础，积极创作，发表许多的诗歌、俳句。二十二岁那年，便以汉文来评论正冈子规的《七草集》诗文集，并以汉诗体作游记《木屑录》。就在这年，首次使用“漱石”为笔名。这个颇具汉学意涵的名字据说其典故取自于中国的《晋书·孙楚传》，相传孙楚年少欲隐，与王武子曰“当枕石漱流”，却误曰“漱石枕流”，于是王对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孙辩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却砺其齿。”故以“漱石”的典故自喻其坚强的意志。

若说文学是作家心灵的出口，这无非意味着创作不辍的夏目漱石在生活或心灵上的困顿，不愉快的童年往事成了他创作灵感的泉源。但是反映在他性情上的，却是近乎神经质的多愁善感，苦读的生涯自然也影响身心健康。

二十七岁罹患肺结核，为了养病，赴镰仓圆觉寺参禅，参禅的生活丰富了日后创作的题材，但他的病情并未十分好转，再加上神经衰弱，厌世的心情由是萌发。回到东京后，不久即与中根镜子结婚并于同年升任教授，但镜子后来因歇斯底里而企图自杀，平静的家庭生活也蒙上了阴影。

留学时期，夏目漱石体认到所谓的英国文学和他以前所认识的英文有着极大差异，精通英文不足以增强国势，这使夏目漱石赖以生存的理想几乎幻灭，再加上留学经费不足，妻子又因怀孕而极少来信，他的神经衰弱因此更为加剧。一直到回国后他始终为神经衰弱所苦，但也刺激他更专注于写作。

漱石的文学生涯开始甚晚，三十八岁发表的短篇小说《我是猫》为其第一本小说，佳评如潮。深受鼓舞的漱石因而有了创作的力量，陆续发表

的作品均深获读者喜爱。

从初期的浪漫主义，到创新的漱石式自然主义，如《坑夫》《梦十夜》，渐渐朝深层意识的内省方向转化，从《三四郎》到《心》的时期达到真正近代文学的巅峰。短短十年写作生涯，却创造了一部部不朽的佳作，不分时空感动世人，这也是漱石的不平凡之处。

漱石是日本文坛中其个人的内在气质与作品风格紧密结合而无人能出其右的文学家。借着写作纾解心情，也因极度的专注和热情，将近五十年的短暂岁月大多为病痛所苦。然而透过对人生的观察、自省与苦痛的升华，他笔下一个个奇想缤纷、充满逸趣的世界孕育而生，不但为日本的国民文学屡添佳作，更获国际文坛的重视。日本研究漱石文学的学者不胜枚举，其影响力不可言喻，漱石也因此荣获“国民作家”的赞誉。

目 录

序言	I
心	001
少爷	169
夏目漱石生平年谱	269

心

上篇 老师与我

一

我一向称呼那个人老师。

所以在此只写老师而不提本名。与其说担忧世间的飞短流长，不如说我认为这样做最自然。每当想起那个人，就忍不住想唤一声，“老师”。即便执笔的这一刻，也是相同的心情。冰冷的英文缩写之类的用法是我很不愿意用的。

我是在镰仓认识老师的。

当时我还是年轻的学生，因为收到暑假去海边游泳的朋友叫我一定要过去的明信片，所以筹了些钱决定去一趟。我花了两三天的时间筹钱，结果抵达镰仓不到三天，叫我过来的朋友就接到要他立即返乡的电报。电报上告知他母亲病了，可是朋友不信。因为朋友老早就被家乡的双亲逼着结一门不情愿的亲事。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他结婚的年纪委实太轻，再说他也不中意那个对象。因此应该在暑假回去的他故意逃避，留在东京附近游玩。他给我看那份电报，和我商量说该怎么办。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过倘若母亲真的病了，他理应回去探望。最后，他总算决定回乡，留下特地跑来孤零零的我。

由于距离学校开学尚有一段时日，留在镰仓也行，回家也可以的我，有了暂住原处的打算。虽然朋友是中国地方¹某企业家之子，金钱方面不受限制，不过毕竟在学，年纪也相仿，生活习惯同我并无差别。所以独自一人的我，完全没有另寻落脚处的麻烦。

¹ 日本的中国地区，包括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五县。

租处虽在镰仓却地处偏僻。想打撞球或买个冰激凌之类的时髦玩意儿，不越过一条长长的田埂是无法办到的。就算坐车也得给二十钱。不过这里附近私人别墅倒是盖了好几栋，而且租处距离海边非常近，想到海边玩也占尽地利之便。

我每天都会到海边。走过一间间老旧的稻草屋，一下海滨就看到前来避暑的男女正在沙滩上活动，教人怀疑这些都市人是否就住在这里，有时海里万头攒动有如公共澡堂。不认识任何人的我也沉浸在这片热闹的景色中，时而躺在沙滩上，任波浪拍打膝头，在那一带来回奔跑，十分痛快。

事实上我是在杂沓人潮中发现老师的。当时海岸边有两间茶馆。我一时兴起走进其中一家。我们和那些住在长谷边¹大别墅的人不同，这里没有专用更衣间，因此对避暑客而言，店家提供像这一类公共更衣间是必要的。他们在此饮茶、休息外，还在这里换泳装、盥洗身体，或将帽子与伞寄放在此。我虽然没带泳衣，还是会担心带来的物品被偷，所以每次去海边，就会把所有的东西寄放在这间茶馆。

二

我在这间茶馆看见老师的时候，他刚好脱下衣物准备下水；我则相反，刚从水里上来，海风吹着我湿漉漉的身躯。两人之间隔着万头攒动的人群。如果不是因为特别的事，我也许不会注意到老师。尽管海滩上如此混乱，我这么懒散地走着，之所以会注意到老师，全是因为他身边带着一位洋人。

那洋人有着特别雪白的肤色，所以他一进茶馆就引起我的注意。穿着传统日本浴衣的他，将浴衣一股脑儿地扔在折叠椅上，抱着胳

1 镰仓町之南。

膊，面海站立。他身上除了一般人穿的丁字裤之外，一丝不挂。我感到匪夷所思。两天前我曾去由井海滨，蹲在沙滩上观察洋人下水的情形良久。我坐在微高的小丘，由于那里紧邻着旅社后门，在我观察的那段时间，虽有许多男人出来海边游泳，但不曾有人露出胸腹、手臂及大腿。女人更是刻意地遮掩肌肤。头上戴着泳帽，绛紫、深蓝与青色在海浪间浮沉着。才看到那种情景不久，就瞧见一位仅穿着丁字裤站在众人面前的洋人，觉得他真的太怪了。

不久他转过身，对正弯着腰的日本人说了几句话。那个日本人正要拾起掉落在沙滩上的小毛巾，一拿起来就包裹着头，往海边走去。那个人正是老师。

基于好奇心，我凝望着两人并肩走下海滩的背影。他们踏着浪花，就这样穿过浅滩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比较宽阔处，便开始游泳。他们往海面上游去直到头变得很小，然后再折返，直直游回海边。回到茶馆后也不用井水冲淋，立刻擦拭身体穿上衣物，很快地离开了。

他们离去后，我依然坐在原来的椅子上抽着烟，发呆似的想着老师的事。总觉得好像在哪里曾见过这张脸。不过，怎样都想不起我在何时何地曾见过他。

当时的我，说是无忧无虑不如说是太无聊。所以翌日估算可能再见到老师的时间，特意又来到茶馆。但洋人没来，只有老师一人戴着草帽前来，他摘下眼镜放在台架上，用小毛巾包住头，快步地走下海滩。老师像昨日一样穿过喧闹的泳客们，独自开始游泳，我急着想跟上去，便从水浅处跑到深至头部的深水处，从那里开始以老师为目标，狗刨式地游过去。老师的游法与昨日不同，是划着一条弧线游回岸边，因此我没能追上他。待我走上陆地，甩着滴水的手走进茶馆之际，老师已穿好和服，与我擦肩而去了。

三

我又在隔天相同时间前往海边，又看到了老师。再隔天又重复了相同的事。然而两人并没有交谈的机会，也没有寒暄的情形。而且老师的态度可以说是不热衷交际。在一定的时间里，超然地来又翩然离去。无论周遭多热闹欢腾，几乎不曾见他注意过。最初一起来的洋人，后来也不见踪影。老师总是独自一人。

有一次，老师像往常一样迅速地从海里走上来，在老地方想穿上浴衣时，不知为何，那浴衣沾满了沙子。为了抖落沙子，老师转身向后，把浴衣抖甩了两三次，然而放在和服下的眼镜却从木板间的隙缝掉了下去。老师系好藏青花纹的和服上的腰带后，才发现眼镜不见了，急忙在附近找寻。我立刻伸长脖子，把手伸进椅子下捡起眼镜。老师说了声谢谢，就从我手中接过去。

隔天我跟在老师身后，一起奔向大海。就这样与老师以相同的角度游去。大约游出二町¹左右，老师转头对我说了话。我们漂浮在广阔的蔚蓝海面上，别无旁人。炙热的阳光照耀在触目所及的山水间。我伸展着充满自由欢喜的肌肉在海中狂舞。老师突然停下手脚的舞动，仰身浮在海面，我仿效他。蔚蓝的天色有如晶莹的目光般，洒在我的脸庞。

“好快活啊！”我大声地叫嚷。

隔了半晌，老师像从海中起身似的改变了姿势，催促地问：“不回去吗？”体力蛮好的我还想待在海中。不过当老师再开口时，我立刻爽快地说：“好啊，回去吧！”于是两人循着原路游回岸边。

从此以后我与老师成了好友，但还是不晓得老师住在哪里。

隔了两天，我想是第三天下午吧，又在茶馆遇到老师时，他突

1 日本的段巷划分单位，一町相当于109米。

然问我：“你打算在这里待很久吗？”

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的我毫无准备地说：“不晓得。”看到老师微笑的表情，突然觉得有些尴尬。我不得不反问他：“老师呢？”这是我首次开口称呼他老师。

那晚我拜访了老师的住处。虽是租的地方，却不同于一般的旅馆，而是宽阔的寺院内一幢类似别墅的建筑，后来才知道住在那里的人并非老师的家人。

我总是老师、老师地叫他，老师只是苦笑，我解释说这是我对长辈的习惯尊称。当我试问起前些日子看见的那位洋人，老师提起那洋人特立独行、已离开镰仓等等的琐事，还说起自己和日本人都很少来往，竟能和外国人那么亲近，也是奇怪。最后我对老师说，好像曾在哪里见过他，却记不得了。当时年轻的我，疑惑地期待着对方也有相同的回应，内心预设了答案。然而老师想了一会儿却说：“真的不记得曾见过你，会不会是认错人啦？”这话给了我一种若有所失之感。

四

月底我返回东京，而老师离开避暑地的时间比我更早。与老师道别时，我问：

“以后常去贵府拜访的话，方便吗？”

“唉，欢迎。”老师只是简单地回答。

那时的我，自认与老师已相当熟悉了，很期盼老师能说些热切的话。因此，这种略显生疏的回答，稍稍刺伤了我的心。

因为这个因素，我对老师深感失望。老师似乎注意到了，却又像不知情。

尽管我又尝到失望的滋味，却从没想过要离开老师，反而每当

不安时，就更想接近他。我想只要再前进一点，内心所期盼的，总有一天会满足地出现眼前吧！我年轻，但不认为年轻的血液会对所有人都天真热烈。为何只对老师一人呢？我不明白。

直到老师亡故的今日，我才第一次体会到，老师从一开始就没有厌恶我。对我冷淡的应对和看似冷淡的动作，并不是为了疏远我所表现出来的不愉快。可怜的老师只是想对欲亲近他的人们，传递出“自己不值得亲近”的警告。不愿回应他人关心的老师，似乎在轻蔑人们之前，先轻蔑了自己。

当然，我是带着会再次造访老师的决心回东京的。回来后，距离开学还有两周，本想趁这段时间去一趟，可是回来过了两三天，待在镰仓时的感动已渐渐淡了，加上大都市多姿多彩的气氛伴随着记忆苏醒的强烈刺激，深深浸染我心。每逢在街道上看到学生的容颜，就会升起一股对新学年的希望与紧张。这种情绪使我暂时忘了老师的事。

才上课一个月，我又开始懈怠了。我一脸不满地在街上游荡。好像想抓住什么似的环顾自己房间，老师的脸庞再次浮现脑海，我想再见到老师！

第一次拜访老师家时，他不在。第二次前往，记得是在隔周的星期日。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晴朗的天空仿佛沁入人心，但那天老师又不在。在镰仓时，听老师提过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也听说他不爱外出。可是两次造访都见不到人，想起他曾说过的话，不由得愤愤然。我没有马上离开玄关，望着女佣的脸，站在原处踌躇了一会儿。先前曾为我转交过名片的女佣请我稍候一下，便转身进屋。接着一个看似师母的人走出来，是一位美丽的夫人。

她详细地告知我老师的去处。听说老师每月的这一天习惯去杂司谷墓地祭拜某人。

夫人带点歉意地说：“他刚刚才走，约莫十分钟，没那么快回来。”

我谢过后离开。当我朝热闹的街町方向走了一町左右，突然想散步去杂司谷看看。带着能否见到老师的好奇心，于是我立刻掉头前往。

五

我从墓地旁的稻田左侧进入，走过两旁种植枫树的大道往里面前进。一旁茶店忽然走出一位很像老师的人，我走了过去，看到那人的眼镜框映着耀眼的阳光。我抢先大叫一声：“老师。”老师停下脚步，讶然地望着我。

“怎么……怎么……”老师重复了两遍相同的话。

带着异样氛围的话语在寂静的昼间反复响起。一时之间，我完全无法反应。

“你跟我后面吗？为什么……”

老师的态度非常冷静，声音无比沉着，然而他的神情中却有一种说不清的抑郁。

我将自己来此的经过告诉了老师。

“吾妻说要祭拜某人？有说是谁吗？”

“没有，她什么也没提。”

“是吗？啊，不可能说啊，跟初次见面的你，没有必要说啊！”

老师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但是我不明白其中意思。老师和我穿过墓园往外面街道走去。在伊莎贝尔·某某的坟墓以及神仆洛金之墓的旁边立着塔形木牌之类的东西，写着“一切众生悉有佛生”，有的墓上则写着全权公使某某。我站在刻着“安德烈”的小墓前询问老师：

“这要怎么念？”

“不就读成 Andrea 吗？”老师苦笑地说。

老师似乎不认同我评论着这里的墓碑所呈现的各式各样的人。我指着圆形墓石、细长花岗岩的墓碑，频频地说长道短，起初老师只是默默地聆听，最后他忍不住说：

“你还没有认真思考过死亡这回事吧！”

我默然，老师也不再多说。

墓地边缘耸立着一棵大到遮天的大银杏树。来到树下，老师仰望着树梢说：

“再不久就会很美了。树叶全部变黄，这里地上将会落满金色落叶。”原来老师每个月必定走过这树下。

对面有个男人正将凹凸的地面推平，想做新墓地，他停下手中的铲子看着我们。我们从他身旁向左走去，很快到街道上。

漫无目的的我，只好跟着老师走。老师比平时更沉默，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拘束，就这样随着他一起溜达。

“要直接回家吗？”

“嗯，没别的地方可去了。”

两人又默默地走下南边的坡道。

“老师家人的墓地在那里吗？”我再次开口。

“不是。”

“那是谁的墓呢？是亲戚的墓吗？”

“不是。”

除此之外，老师没作别的回答，我也就此打住。接着走了一条街左右，老师突然又转回原来的话题。

“那里有我朋友的墓。”

“您每个月都会去朋友的坟前致意吗？”

“是的。”

那天老师没再多说什么了。

六

在那之后，我经常去拜访老师。每次去老师都在。随着见到老师的次数增加，我就更常去老师家走动。

在初识的寒暄阶段以及日渐熟识之后，老师对我的态度始终没变——总是安静，有时安静得近似寂寞。一开始我就觉得老师有一种难以亲近的神秘感，尽管如此，内心却强烈地涌起无论如何都要接近他的欲望。或许在许多人当中，只有我对老师怀有这种感觉。然而只有那样的我，才能在事后证实这股直觉是有事实根据的，就算被讥讽年轻，被人耻笑愚蠢，我都相信也自喜于拥有这样的直觉。能够去爱的人，不能不爱的人，无法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爱的人——这就是老师的写照。

诚如我所说的，老师始终很安静，沉着而稳重。不过，有时会有抹奇怪的阴郁闪过那张面庞，像黑色的鸟影掠过窗前般。以为是影子，却又瞬间消失无踪。第一次发现老师眉宇间的那抹阴郁，是在杂司谷墓地突然唤他的时候。在那异样的瞬间，先前快速流动的心脏脉流突然阻塞不通，不过那只是一时停滞罢了，不到五分钟，我的心又恢复原来的弹性，后来也忘了那一抹晦暗的阴影。偶然间再度想起，已是十月小阳春末了的某个夜晚了。

正和老师说话的我，眼前突然浮现他特别在意那株大银杏树的景象。算算日子，发现距离老师每月例行上坟的日子，正巧就是三天后。那天也是我下午没课的愉快日子。我对老师说：

“老师，杂司谷的银杏已经落叶了吧？”

“还没落光吧！”老师边回答边注视我的脸良久。

“下次要上坟，我可以陪您一起去吗？我想和老师一道去那里散步。”